

一江春水向东流

□涂启智

立春之后,冰雪在不知不觉间消解,河床日益湿润丰满起来,水声哗然……

在和风暖阳安慰下,光秃秃的树木从树根、树干、树枝、树梢处,渐渐冒出青翠欲滴的相思,风情万种。河畔的杨柳,是春天的信使,那些柳枝摇荡,传递春风对大地的问候,娟秀而又清新。

桃花最早泼墨一腔思春情愫。它醉卧春风,一任激情澎湃,汪洋恣肆。满树,满枝,一朵紧挨一朵,粉中带红,绚烂之极,如朝霞、似织锦、像梦幻。在春天里,

或许桃花最早谢幕。有人不免生出“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感叹惋惜,然而,过不了多久,那日益膨大的蜜桃,分明映照桃花的妖娆灼灼,让花朵在果实中永生。

春风荡漾,将凛冽、干燥与寒意吹到九霄云外,给人间送来清爽、润泽与温暖。

春水哗然,掀起清亮激越的浪花。在南方,一排排婀娜的杨柳,对着河水梳妆,仿佛一群妩媚动人的少妇或少女,弯腰俯首抚弄自己刚刚洗洗的瀑布般的秀丽长发。

春光明媚。在北国广袤的乡野,山间树木尽管还有些萧瑟冷

清,形影相吊,然而抑制不住的绿意以及春的气息,已在潜滋暗长,仿佛千军万马整装待发。万紫千红的意愿已是锐不可当。村前小溪中,鸭群已按捺不住对自由自在的向往,恣意“红掌拨清波”,尽情释放积攒了整个冬季的热切渴望。

春天是无声的召唤。城市,乡村,男女老少都笑意盈盈,奔向户外,在绿道,在郊野,疾步奔走抑或悠闲漫步,酣畅淋漓地呼吸弄自己刚刚洗洗的瀑布般的秀丽长发。

春光明媚。在北国广袤的乡野,山间树木尽管还有些萧瑟冷

不寒杨柳风。

春天的鸟儿,仿佛也脱下层层冬装,身体异常矫健轻盈,轻轻抖动翅膀便能冲上云霄。春天的气氛和煦友善,鸟儿并不怕人。几只鸟儿与游人近在咫尺,黑色的眼眸灵动飞扬,流光溢彩,仿佛初生的婴儿。鸟鸣再无滞重晦涩,唯有清脆悦耳,如泉水淙淙,似大珠小珠落玉盘,犹如高山之巅盛开的雪莲。

风筝铆足劲儿,心花怒放,与蓝天白云亲密无间。或水平滑翔,胜似闲庭信步;或扶摇攀升,写意浩荡长空。

风筝,古时称为纸鸢。北宋

王令《纸鸢》这样描写:“谁作轻鸢壮远观,似嫌鸟飞未多端。才乘一线凭风去,便有愚儿仰面看……”清朝高鼎在《村居》中写道:“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风筝是春天的一枚醒目标签。年年岁岁鸢相似,岁岁年年梦永恒。从古至今,人们都期待春天、热爱春天、讴歌春天,并在春天种下希望,放飞梦想……

春天是多情的,炊烟亦在抒写浪漫诗行;春天是妖烧的,哪怕沧桑也开花;春天是浩荡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水声哗然……



争奇斗艳

□王笑波 摄

迎接新年的阳光

□赵亭

日历一页页被翻过去,新年的第一缕阳光缓缓地向我走来。告别过去的一年,回望过去的一年,有得意也有惋惜,有悲伤也有喜悦。多年来,我养成了跟自己心灵对话的习惯,把自己的感慨交给我相伴的钢笔和相机。我的欢笑、我的孤独、我的幸福在笔尖流淌,在图片中定格。

新冠疫情在一年里反反复复,疫情扰乱了人们生活。它不仅阻隔了亲情友情,还让许多人不能正常工作、学习。社区干部、医务人员,他们的声音已嘶哑,面容已憔悴,仍然坚

守在核酸检测点忙碌地工作。每次目睹他们的身影,我内心的波澜就无以言表,眼含热泪,一次次默默地为他们加油鼓劲。

去年的夏天也不同于往年,自入夏后就开始进入久旱无雨的漫长高温天气。近三个月连续80多天烈日炎炎,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有时夜间温度都在30摄氏度以上,偶尔下点小雨,地皮都未打湿。高温干旱,用电需求倍增。保民生、保供电、防暑降温成为社会热点。

下半年,令人惊喜的事儿多起来。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们迎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为我们

父亲和他的报纸

□薛立平

父亲爱看报、爱读书的习惯,是几十年的机关工作养成的。退休后,单位给他订了一份报纸,“这还行,要不,这退休的日子咋打发啊!”嘴上夸奖着领导,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高兴。在他看来,有报纸看的日子才有着落,每天才会有盼头,生活才会有色彩!

楼下有报箱,但他总想下楼亲手拿取,享受从邮递员手里接过报纸的那一刻。时间久了,他掌握了来报的时间。每天上午大约9点,“报纸快来了!”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像是在提醒自己,也像是和母亲或其他人分享他的喜悦心情。之后,就隔着窗户的玻璃,目不转睛盯着小区的大门口,盼着那熟悉的

绿色身影出现。当他盼望的身影终于出现时,那真是他一整天里最开心的一刻!接着,就快步下楼把报纸拿回家里,架上老花镜,坐下来认真真看起来。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会沉浸在报纸上多彩信息所营造的世界里,度过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看完之后,他总是一张不少,整整齐齐地把报纸码放起来,不允许随手乱放。

父亲一年比一年老了,但他依然在认定的时间点上,拄上拐杖,抓扶着栏杆,迈着沉重的脚步,去迎接一天中美好的时刻。

那一年冬天的一天,我在厨房做饭,隔窗看到父亲和往日一样,到单元口等报纸。他双手扶着拐杖,探头望着大门口的方向,那样专注。忽然,他那

画里画外(诗二首)

□苗红军

与动植物们探讨画技

昨日,我去南山的自留地耘田
找来一根干枯的蒿藜
在新鲜的泥土里画出几条不规则横竖
它们立刻对周围保持高度警觉

越国的版图上,再次呈现秩序的经略
让我想起那句“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原来,父亲的旧部早已在此待命多时
虎啸隐退多年,蚯蚓彼此不相来往

父亲入土之后,不知道他是否在那里当上了首领
我总是觉得,来此仿佛是在走亲访友
葵、苴、荼、樗、麻、菽、茅
都是我苗姓的族人
布帛菽粟相伴多年
分不清谁认养了脾胃,谁护理着肌肤与血肉
它们守土有责,出入春秋,各理朝政
感受天下风寒,照料着经纬里代代相传的烟火

说实话,在这里我是条糊涂虫
分辨不清谁心怀叵测,谁无事生非,谁好大喜功
唯有与它们探讨画技,才能获得幸福

蚯蚓有浩荡的身躯,鑫斯用弹跳虚度年华
枝叶孕育的嘴唇深谙嘹亮与怒放
神在她们的响钹上安装了减声器
七星劫匪们分享完清晨的佳酿
准备把自己的一生神明般托付给叶子背面

只有画家知道,留白能调控气韵与节奏
把空荡转化成价值连城
镐太重。沟壑如弯曲的邮路
上苍通过此道来换装的音讯

于是,夏裙薄如蝉翼让黄雀陷入非非
一袭寒衣,打消了我对雪的念头

插图

对文字而言,插画是多余的
词语排成一节节车厢足够开往人生的终点

每个小窗都是供秋天精心描绘的画板
这年头,少女们偏爱成熟老练
自由的呼吸比弹琴的手还生拙
你说,那音质配得上华丽的外套吗

我所关注的是列车的底座
它的活塞、杠杆、车轮以及蒸汽导管
都在不断地磨损,铁匠和机械师
随时都在修理和添加些新材料
固执地把斑驳与困境当作沿途的轨道
在剧烈震动中去迎接一段远方的新感情

对插画而言,负有使命的人
需要配上星空般浮华的背景

绿色单车

□陈灯月

绿色单车倚靠在弄堂一角
暗自生锈,倍感失落
锈,悄悄消磨她的意志和精神
她期待着新生

绿色单车,喜欢发出铃声
去连接江南江北的邮路
我听懂了她的心愿
再次骑上这辆绿色单车出发

到村口,一边按车铃一边喊着主人的名字
“吱呀”一声,主人开门
接过亲人的来信,欣喜极了
他一边流泪,一边按响铃声
“叮叮当”“叮叮当”……
让整个村子都听得见

绿色单车的本质
是一种乐器
在我的邮路上奏响
让漫长的邮路不再寂寞



喜庆时刻

□刘华武 摄